

OSCAR WILDE

唯美主义大师

王尔德

吴其尧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唯美主义大师 王尔德

吴其尧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 / 吴其尧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9

ISBN 7-308-04933-7

I. 唯... II. 吴... III. 王尔德, O. (1856~1900)
— 人物研究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9541 号

责任编辑 梁 兵

封面设计 张作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好友排版工作室

印 刷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57 千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书 号 ISBN 7-308-04933-7/K·173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CONTENTS

■ 导 读	1
■ 第一章 奥斯卡·王尔德生平	5
■ 第二章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特征、 思想与风尚	43
■ 第三章 唯美主义运动与王尔德的 文艺思想及创作	77
■ 第四章 作品选译	127
■ 第五章 王尔德大事年表	222
■ 主要参考文献	227

导 读

奥斯卡·王尔德,1856年10月16日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著名的眼耳科医生家庭。他们家是都柏林的交际中心,有“首都沙龙”之称。父亲喜爱文学和考古,母亲在当地小有诗名。王尔德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酷爱文学艺术。在中学期间,他成绩优异,广泛涉猎文学书籍,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他接触并喜欢上了希腊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和艺术,特别是受到了牛津大学著名艺术批评家罗斯金及佩特的影响,形成了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伦敦从事诗歌创作,后又赴美国和加拿大作题为“英国的文艺复兴”的巡回演讲,前后盘桓一年。返回英国后又赴法国作巡回演讲。王尔德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哲学和文学观念,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创造“美”,只要“美”,一切道德都可以弃置不顾。他鼓吹“生活艺

WEIMEI ZHUYI DASHI

术化”，艺术与生活无关，艺术不必模仿生活，而是生活应该模仿艺术。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王尔德发表了一系列作品，获得很大成功。1895年因同性恋事件被法庭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判服劳役两年。出狱后，避居法国，抑郁潦倒，1900年病逝于巴黎。

王尔德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在宗教信仰上，他是位新教徒，但终生带有天主教倾向；他结了婚，但他又是个同性恋者；他喜欢对语言文字进行精雕细琢，但他又讨厌写作；他是一位跨越三种文化的艺术家，一生所受影响最深的是英国文化，他的作品浅显易懂，他的为人却屡遭误解。

王尔德是一名闻名于世的唯美派和颓废派的代表人物。19世纪末，欧洲各国社会矛盾加剧，人心浮动不定，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在这个被称为“世纪末”的特殊时期，许多同王尔德一样富有才智的作家和艺术家，对于资本主义现实及艺术商品化现象极为憎恶。他们对现实和艺术都产生了幻灭感和危机感，于是萌发了一种苦闷、彷徨、悲观颓废的心理和在艺术上要求自卫的情绪。他们激烈地反对现实主义，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只有贪婪、丑恶和苦难，只有在远离现实生活的艺术中才能找到真正的美。这样，他们大力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宣扬艺术至上，躲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可以说，这既是一种精神上的逃避和解脱，但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反抗和自卫。王尔德对此有过很好的解释：“在这动荡而纷乱的时代，在这纷争和绝望的可怕时刻，只有美的无忧的殿堂，可以使人忘却，使人快乐。我们不去往美的殿堂还能去往何方呢？只能到一部古代意大利异教经典所说的圣城的地方去，在那里一个人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尘世的纷扰与恐怖，逃避

世俗的选择。”这一段话可以说是王尔德唯美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表现了资产阶级文化上和精神上的危机,同时也蕴含了维护艺术独立性和纯洁性的积极思想因素。

王尔德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身兼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之名,但是依照文学史的定论,他的传世杰作在戏剧和小说,至于他的诗,除了《雷丁监狱之歌》之外,多半追随浪漫主义和拉斐尔前派的余风,只能算是二流。他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是19世纪英国乃至欧洲小说中的精品之作,其设想之奇妙可与美国著名作家爱伦·坡媲美。遗憾的是,他只创作了这么一部小说。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于戏剧,尤其是四部描写伦敦上流社会的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和《认真的重要》,至今仍是不少剧团的保留剧目。王尔德在喜剧创作上的卓越才华,堪与莎士比亚相埒。他才思如闪电,妙想如奔泉,一片锦心无论是付予巧腕或是宣之绣口,莫不天衣无缝,令人惊叹。所以,他的剧本在当时的演出是场场爆满,占尽风光。著名小说家威尔斯和剧作家萧伯纳都撰文赞美。一百年后,英美诸国再度掀起“王尔德热”。英国政府在西敏寺诗人角为王尔德设立了彩色展览橱窗;伦敦和都柏林分别为王尔德树立纪念碑;英国广播公司放映了王尔德专题纪念片等。《认真的重要》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名剧在伦敦和纽约各地重排上演,前者还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王尔德的作品集也以各种形式在英美等国一再出版。有人甚至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称王尔德“于是再度崛起,成为继莎士比亚之后,在欧洲被阅读最多、被翻译成最多国语言的英国作家”。

在我国,“王尔德热”也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五四”

王尔德

前后,《新青年》等杂志率先介绍、宣传王尔德等唯美派作家的作品及其艺术主张。王尔德的作品被翻译过来,他的剧本在中国的舞台上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文学时期的中国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竞相以读王尔德为荣,不少有关他的评论文章乃至专著相继问世。在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读出王尔德的影响。可见,在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期,王尔德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译介,并被中国作家所接受的。第一次“王尔德热”,经过 20 世纪 20 年代的高峰,到了 30 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开始消退,而到 40 年代对王尔德等唯美派作家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再认识”。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西方的文学艺术都被视为毒草而大加挾伐,王尔德自然也难以幸免。第二次“王尔德热”的出现是在 20 世纪末。在一些著名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积极推动下,1999 年在王尔德逝世将近一百周年之际,中文版《王尔德全集》得以面世。

王尔德是个有争议的作家,这种争议既体现在对他的为人上,也体现在对他的作品中。

第一章

奥斯卡·王尔德生平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 1854年10月16日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他接受洗礼时被冠以奥斯卡·芬戈尔·奥弗莱厄蒂·威尔斯·王尔德的长名。

他的父母都是当时颇有声望的人。父亲威廉·王尔德爵士是闻名遐迩的内科和眼耳科医生, 他所著的耳外科手术方面的教科书, 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书籍。据王尔德的儿子维维安说, 威廉是白内障手术的发明者, 曾为瑞典国王成功地实施了白内障手术, 并因此被授予北极星勋章。后来, 王尔德的孙子墨林·霍兰经过考证否定了其父的说法, 指出白内障手术的发明者不是威廉, 但获北极星勋章一事不假^①。

^① 参见中文版《王尔德全集》维维安序言和《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20日赵武平文《王尔德的先祖和后代》。



1858 年的王尔德

1844 年威廉赞助创建了圣马克眼科医院。他乐善好施,在都柏林开设的诊所常常免费为穷人医治疾病。他还注意培养医学人才,他的学生遍布欧美乃至全世界。他爱好广泛,对文学、人口统计、古代文明等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均有所涉猎。1864 年,他因在人口统计上的贡献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尽管这位威廉·王尔德爵士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衣着不讲究,甚至有些邋遢,但他却是情场老手,走到哪里都艳遇不断,直到有一次他被搞得声名狼藉,才就此罢休。即便如此,他在婚前还是留下了三个私生子:1838 年出生的亨利·威尔逊、1847 年出生的埃米莉和 1849 年出生的玛丽。这三个孩子都幸运地得到了威廉爵士的资助。亨利得到了接受教育和从事医学研究的所有费用,并成为自己的父亲在圣马克医院

的助手。埃米莉和玛丽则由威廉爵士的兄弟抚养成人，但姐妹俩都在一场火灾中不幸罹难。

母亲简·弗朗西斯卡·埃尔基是位才华横溢的女性，她曾用“斯珀兰扎”(Speranza)的笔名写下了不少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檄文，颇为时人称道。1846年她在爱尔兰一家叫做《民族》的周报上发表了一组革命诗歌，首次使用了这个取自其座右铭“信仰、坚贞、希望”(Fidanza, Constanza, Speranza)的笔名，从此，“斯珀兰扎”的名字就不断出现在报章杂志上，也深深印在了读者的脑海里。她还是位杰出的语言学家，精通欧洲的大部分语言。她翻译了德国作家迈因霍尔德的哥特式恐怖长篇小说《西多尼娅·封·博尔克——修道院女巫》，这部小说对奥斯卡·王尔德影响很大，他后来经常津津有味地阅读它，他自己的作品中也能见到它的影子。

奥斯卡·王尔德的父母经常在位于都柏林威斯特兰街21号以及梅里恩广场北1号(王尔德出生后一年迁至此处)的家里举行各种各样的聚会，接待各方来客，时人戏称他们家为“首都沙龙”。赴会的宾客都是各界名流、才智之士，他们谈吐高雅、观点激进，所涉话题大多有关时政。宾主往往相与甚欢，直至深夜才尽兴而散。王尔德夫人最热衷的当属爱尔兰独立问题，时常引发激烈争论。这位在聚会上口若悬河的女士对家务却兴趣不大，而且也很不在行。关于她举止古怪的故事很多。王尔德曾向他人提及他母亲的一次失态：他们家的佣人不经意间将盛有食物的盘子放在了煤箱上，他母亲见状大发其火，厉声斥责佣人；佣人显得有些莫名其妙，见主人发火了更是不知所措，王尔德夫人走过去，从佣人手中夺过盘子顺手朝椅子上一放，大声说道：“应该放在这里！”佣人见此

无言以对。她很爱儿子们，而比起长子威廉·查尔斯·奎斯伯利来，她更宠爱次子奥斯卡。这并不是因为他是男孩的缘故，其实她更希望奥斯卡是个女孩。她一度给奥斯卡穿女孩的衣服，把他打扮成女孩模样。女儿伊索拉·埃米莉·弗朗西斯卡在1857年出生，但在1867年的一场突发性热病中夭折。奥斯卡很喜欢这个妹妹，他将妹妹的一绺卷发珍藏在一个信封里，直到晚年还不时拿出，双手摩挲，寄托对亡妹的哀思。

1864年奥斯卡·王尔德10岁时被送进都柏林恩尼斯基伦的波尔托拉皇家学校，17岁时获该校奖学金而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在学期间，王尔德并不受老师器重，与同学相处得也不很愉快。此时的王尔德虽然身材高大，却往往行动笨拙，又不喜运动，显得慵懒不堪。可一旦遇上打架，或别人需要他援手，他却一反常态，身手敏捷。王尔德学习并不勤奋，对于那些他不感兴趣的课程，比如数学和物理，他一点也不愿意用心费神。他酷爱希腊文学，阅读了大量古希腊文学作品，而且过目不忘。王尔德自幼就表现出不凡的写作才能，这或许是受其母亲的影响。13岁时他作《安魂曲》一诗以纪念夭亡的妹妹伊索拉。他能娴熟地使用希腊文写作，在三一学院就读时，就因希腊文成绩优秀和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杰出造诣多次荣获奖学金，其中包括三一学院米迦勒节奖和三一学院大学基金会奖学金，还获得过伯克利金质奖章。在他以后的岁月里，每每提及获金质奖章一事便不无自豪得意之色。在三一学院期间，王尔德还有一件可引以为豪的事：古代史教授约翰·马哈菲的著作《希腊社会生活》曾得到过他的教正，马哈菲教授对此甚为感激。



1881年3月19日在牛津

1874年,王尔德离开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得半津贴生(Demyship)奖学金而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继续深造。在牛津期间,使王尔德得益最多的是两位著名教授:约翰·罗斯金和瓦尔特·佩特。

罗斯金出生于伦敦一个殷实的酒商之家,父母每年夏天都要带他游历名山大川,参观古代建筑,欣赏名画,以此培养他的艺术鉴赏力和对大自然的热爱。罗斯金17岁开始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接受正规教育,不久因病退学,后又重返牛津。罗斯金关于艺术的主张大多体现在他的三部重要著作(《现代画家》、《建筑的七盏灯》和《威尼斯之石》)以及大量的论文和演讲中。他认为艺术和生活不可分离,考察艺术问题必须联系社会现实、关注社会实际。罗斯金十分欣赏文艺复

兴前期的艺术作品,而对后期反映现世及肉欲的艺术则表示厌恶与不满。罗斯金还有一些阐述其伦理和经济主张的作品,包括《芝麻和百合》、《劳动者的力量》、《经济学释义》等。在这些作品中,罗斯金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原则。他反对英国的立法制度,认为英国的立法旨在维护剥削制度,劳资矛盾的产生是由于道德原因。他还认为机械的发展扼杀了工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所以他对工厂心怀恐惧。罗斯金的艺术观和社会观是一致的,即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丑恶,歌颂美的事物和艺术。王尔德对罗斯金的艺术观极为欣赏,对罗斯金害怕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他对工厂的恐惧、对诚实劳动的赞美深表理解。但王尔德本人的艺术观似乎与罗斯金的迥然不同,他认为艺术与生活无关,艺术并非来源于生活,也无须模仿生活,相反,生活应该模仿艺术。

与罗斯金相比,佩特更为王尔德所服膺。他喜欢佩特优雅而富有乐感的散文文体,更喜欢佩特大胆的思想。这位 19 世纪末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理论家对王尔德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王尔德从来没有喜欢过佩特本人,佩特也不喜欢自己这个行为怪异的学生。佩特早年也就读于牛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罗斯金对他影响甚深,但他并不注重社会现实。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美感,寻求美的享受,而不应受制于社会或道德观念。佩特关于文艺复兴的大量论文深受王尔德的赞赏,他把佩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奉若至宝,每次出行必然随身携带,须臾不离。他曾说过:“这是一本金子般的书,我无论走到哪儿都随身携带。但它恰恰是一朵颓废之花,它写出来的那一刻就该听到最后的号角声。”佩特在这部书的结语中

写道,“美不能持久,它是人类生理化学反应达到暂时和谐时的感受”,要抓住一切“美妙的激情”、“感官的激动”、“陌生的色彩”、“奇特的香味”来体验短暂生命中的美好事物。诸如此类的思想对年轻的王尔德都极有触动。

1876年4月19日,威廉·王尔德爵士去世,这对于已走下坡路的王尔德家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威廉的长子亨利·威尔逊开始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他支付了家里房子的抵押贷款,并继续资助王尔德夫人、威廉·查尔斯和奥斯卡三人的生活和学习。谁知好景不长,亨利不幸于1878年离开了人世。

虽然遭到如此重大的家庭变故,奥斯卡·王尔德在牛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他的成绩仍然异常出众。他在第一次古典文学考试中即获优异成绩,诗作《拉韦纳》获纽迪吉特诗歌奖(the Newdigate prize)。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和散文,发表在《都柏林大学杂志》、《爱尔兰月刊》等刊物上。这一时期,王尔德还是厌恶一切体育活动,但他频频光顾一些热闹场合,参加各种聚会。他在聚会上同他母亲一样能言善辩,碰到任何话题都能滔滔不绝,而且他的话语既俏皮又机智,常能引人发笑又可予人启迪。他是众人关注的中心,不仅仅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谈吐,更因为他那些带有戏剧性的夸张、甚至矫揉造作的举止。据说有一次他指着房间里一只蓝色的瓷花瓶说:“但愿我能配得上这只蓝色的瓷花瓶!”这句话自然有其真诚的成分,而非心血来潮的戏言,它或多或少体现出王尔德的美学原则,即美包含了善的因素。

王尔德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还数度赴国外旅行。1875年和1876年,他两次前往罗马,被罗马教廷所在地梵蒂冈的

庄严之美所震撼,也被罗马教皇的虔诚听众所感动,甚至一度考虑皈依天主教,然而他最终未能成为天主教徒。1877年,他与都柏林三一学院的约翰·马哈非教授结伴游历希腊,取道罗马回国。这是一次令他陶醉的旅行,他亲眼目睹了心仪已久的古希腊文明,再次被希腊的古典美所征服,深感自己所钟爱的古希腊文学和有关古希腊文明的研究将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深感对美的追求将是他余生最为重要的奋斗目标。他们还游览了意大利的拉韦纳,回国后他根据在那里的见闻写成了著名的《拉韦纳》一诗,以此表达他对这个意大利东北部美丽的港口城市的向往和欣赏。



1889年王尔德在伦敦

1878年,王尔德在牛津大学古典人文学科考试中又取得

优异成绩,同年年底他以考试优等的资格从牛津毕业。这时的他已经声名远扬。他以“美学教授、艺术批评家”自居,并扬言:“我总是要出名的,没有美名也有恶名。”要扬名,就要到大英帝国的首善之区伦敦去,于是王尔德选择了伦敦作为他所要征服的对象。其实刚刚离开牛津时,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前往伦敦大约只是出于这位急欲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对大都市生活的向往而已。

1880年,王尔德来到伦敦。他衣着考究入时,举止温文尔雅,经常出入于各种社交圈。白天他将自己打扮成花花公子,晚上则穿上考究的服饰:齐膝的短马裤、黑色丝袜、天鹅绒上衣、绸缎衬衫,再系上一条粗大的蝴蝶结领带,纽扣上别一朵百合花或向日葵。由于他和许多牛津毕业的贵族是朋友,所以伦敦的上流社会一开始便对他怀有好感,不久更是将他奉为上宾。他那怪异但不失得体的行止、冷隽但不乏幽默的谈吐、慵懒但颇显高傲的姿态,以及偶尔展露的舞台表演才能,都深深吸引了伦敦上流社会的贵族,尤其是贵妇人和小姐们。他的一切很快成为伦敦社交圈的谈资。据说,王尔德自称为了照料一棵得病的报春花而彻夜未眠,守着美丽的花朵,时而唉声叹气,时而泪水涟涟。又有一次,王尔德在晚饭时间衣冠楚楚地来到某户人家,对主人说:“我是来吃饭的,我想你会盛情款待我的。”事实上,他不仅未受邀请,甚至从未与主人打过照面。奇怪的是,那主人竟将他延为座上客,殷勤招待,王尔德也毫无愧色,大快朵颐,双方都是神情自若,全不尴尬。

王尔德在伦敦社交圈中的表现也很快引起了以滑稽戏谑著称的《笨拙》(Punch)杂志的注意。他身着齐膝短马裤、胸佩百合花的漫画形象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上,他的奇闻趣事也